八編類纂

[illegible]典又古 可觀不朽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經濟編

禮曹類

郊

臣謹尋方册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儀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

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

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代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

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
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
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
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
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
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
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
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
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肅停配祀以符

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唐長孫無忌太宗皇帝配天議）

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

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議元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

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玉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眞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盖之本朝未遑釐正陳襄附此

封禪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决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

旨於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

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

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

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

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

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

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

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

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裏示

之以虛弱也。况貧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

河南北數州大水，車遂寢。

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孫奭諫天書）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十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賛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後上言方今野鵰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

宗廟

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高閌魯議

魯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
焚烟徹于上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
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
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
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
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
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
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

尤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晐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

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王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

詳此數詔其數家與別

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將可不遷歟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宣帝立孝武廟樂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
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
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
后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
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
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
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
正禮義元帝議廟禮部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令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議罷郡國廟詔

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韋玄成罷郡國廟議

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

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劉歆毀廟議〕

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師丹議獨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

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
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
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
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
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
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
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
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尚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緜漢除秦項

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擾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由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啟旦四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稱于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劉承慶議）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
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
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
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
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朞親尊屬故事
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
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
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
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
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

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將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立園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勑誥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

貶官爲榮

以去就諍大禮明主許與忠言

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謫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顥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僕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祭祀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巳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煗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 晉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太常

鄭玄注先師說非是

永非是

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

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爲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配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儒。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訛謬。（唐長孫無忌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采鄭褒原祭說）

籍田

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

琢鍊之文不可不讀

事在農上帝　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龎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

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

求利於官則農無功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明堂月令

羲和有本

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

飭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漢魏相］

明堂月令疏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一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視日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

乃分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

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

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還顓頊而郊嚳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則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以兩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

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禮虧于數。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尊配。顯配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圜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㝢。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沈伯儀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

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用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

此言天子告朔制

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閻仁諝明堂告朔議）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

雍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戸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彝典殘闕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旣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王方慶議

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皆有閏月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張齊賢議

見仁宗古平實事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牓、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觴、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

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宋范祖禹明堂議）

會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
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
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
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
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
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
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
伐之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
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凡不量力皆是故此爭甚大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曾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

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有

也令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貢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
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
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
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
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
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
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密
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
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
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巳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
使蔡先衞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
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何以不規）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盟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

有居有行此謂降心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聘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

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脩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
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
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
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
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
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
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
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羃敬其祓除體解節
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若人不肖
以訓

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大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宴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龢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辱對

晉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

所謂大諫其末

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濟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鄭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

有所短也

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
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
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
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
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
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
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
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克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

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

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毋其君又
萬河艮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
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又
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不和[illegible]

辭命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牢焉

晉師從齊師入自兵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豈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之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

叔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甞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圖之

魯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以大義責之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

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魯哀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二

經濟編

禮曹類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劉向奉使篇）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激勸民皆隱矣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趙王遣使者至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

使者曰王之鼓琴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椎結箕踞見[illegible]國人親戚昆弟墳墓

漢之言未有不躍然起者

其言有高屋建瓴之

在眞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干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

孰與皇帝賢佗謬語所謂殊失禮義也

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鄭能死事
亦能成事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抄不息明帝議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明帝不聽衆旣行在路連上書固

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
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
不死必矣
愈曰止君之仁死君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
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
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
亦一奇
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

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唐主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

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

邪世宗乃釋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

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世宗憐晟忠節悔殺之

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宅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嚮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目窺吾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北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讋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縈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遽削黜矣雖復閒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畜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

右史論少事于戎狄故詠心篇之

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唶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語重爲黠虜之所姍笑彼戎王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髽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肯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切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而被刀自誓唐商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決

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欲視而踧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彊胡之氣讋脫禍福以厭抑貪狠之心其

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宋孫洙擇使策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

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巳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貢獻

順帝詔曰海内頻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

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别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高宗時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明皇車駕登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

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説曰曩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蔿屬如字與對異也

明皇御五鳳樓酺宴府命三百里内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將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已大慙

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巳田悅各獻繚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内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奨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

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宜宗嘉納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太祖頷之敕牓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思亦無怍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

麟郎加接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禮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左氏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姦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

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剩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

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殽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

主不衮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謝
徹于候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
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
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
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賈誼禮篇

敬

臼季使舍于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
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滅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寛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劉向敬慎 苑

威儀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腝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勢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德行尊理而羞同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呂覽士容篇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

非敬不濟

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 徐幹

名諱

魯桓公子同生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曆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日同

諡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揔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内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道倡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紈綺盡于婢妾財用縻于絲[illegible]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危亡賊其惡則四維

謚文靈亦過其實

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范弘之衛將軍謝石謚議）

魏南陽公鄭義與李冲婚姻冲引為中書令出為西兖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

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
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
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嚮使宿衛不
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
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
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内跨馬御前
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
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illegible]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
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

謚稱

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猶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冠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
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
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
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
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
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
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跋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己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孝康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卅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陳忠大臣行三年喪疏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

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聯望德門執蜀撫
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
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
利病犄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
近臣頃又佐康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
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
狹不略我衰憊念嗟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諏
以斷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句
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鎭方域況其渺瀰
旣廣嶄崒巳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

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旻知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殁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茫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隊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聞歲祘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

杜賓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唯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頻感而相誨曰愼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儒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大庖具酒東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獄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算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

肅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皆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剝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

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殁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實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繼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令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膴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

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子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予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

情謚一可
詳洽可

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羅希甫廣喪朋友議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典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訐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館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

陛下排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雜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夭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

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

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簒盡刷游士之籍